

# 以画幅当山水，以盆景当苑囿 看看古人的“宅”艺术

从宋代文人赏石说起

胡建君



宋佚名《蕉石婴戏图》

因为新冠肺炎疫情，人们“宅”在家的时间变多了。怎样“宅”出趣味？在中国古代，不少人其实“宅”得怡然自得。且看美妙的赏石为好静而宅的宋人带来几多欢欣慰藉，所谓“片石远山意，寸池沧海心”是也。原来，“宅”也可以成为艺术。

——编者



宋赵信《听琴图轴》局部

## 【素以为绚】

文人画家道法自然，心之所向，由赏石藏石进而画石，笔意纵横，参乎造化，更在写实的表象之下，追求抽象之美、书法之趣与人文之思。

## 【玩物适情】

将大山大水缩龙成寸，化整为零，或安放于庭院之中，或闲置于书案之上。文人的格调与趣味就在那静穆的片石细节中显露出来，又被精心留驻在了画面之上。

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，宋文化一方面是先秦、汉、唐以来儒家传统文化的总结，一方面又是近世中国文化的开端。如果说唐代之前是以戎马天下的“武功”彪炳史册，那么宋代便是以崇文抑武的“文治”安邦治世。北宋文人相对安逸，又基于崇雅的观念，强调才、学、问、道、德，宋代美学在崇尚理性的同时，又追求闲适、贴近生活，所谓“玩物适情”，便是追求艺术的生活化与生活的艺术化。宋代美学一改唐代美学天资纵逸的开拓张扬与高歌进取，从自然、人生的开掘，转而进入日常生活与内心情致的体会，转向对一花一木、一沙一石的关注。在艺术表现上，宋代艺术不再强调辉煌灿烂的气势与激情，而是转向含蓄宁静、优雅平淡的日常情致。

在宋诗中也可可见一斑，大量表现日月升降、琐细平淡的日常生活，并从寻常事物中阐幽抉微，照见人生。凡人以为不能入诗或不宜入诗之材料，宋人皆写入诗中，且往往喜于琐事微物逞其才技。如苏黄多咏石、咏墨、咏纸、咏茶、咏饮食之诗，在寻常风物中找寻诗意与情致。宋代书画家米芾的《西园雅集图》记录了“水石潺湲，风竹相吞”之处文人雅集的情景，而“涵涌于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，岂易得此”。

久在市井樊笼中，更加思慕山水自然。善于变通的宋人抚琴冥想与卧游，以画幅当山水，以盆景当苑囿，笔走龙蛇且当作天开江山。孔传云：“圣人常曰，仁者乐山，好石乃乐山之意”。姜夔亦有诗云：“千金买得太湖石，数峰相对寒崔嵬”。此中痴意，正如李弥逊所云：“不知我之在丘壑，丘壑之在我也”，亦如庄周梦蝶，不知蝶之为我，我之为蝶。

富有想象力的“城市山民”们耽于此道，将大山大水缩龙成寸，化整为零，或安放于庭院之中，或闲置于书案之上，足不出户，亦可相对卧游。王禹偁有诗云：“罗列幽窗畔，休藏古润滨”。曾几诗云：“窗中列远岫”。李弥逊《五石》序云：“置诸座隅，卧兴对之”。奇石如佳友，坐卧相随。宋人更将奇石置于书房几案之上，朝夕游目畅怀。《云林石谱》云，赏石“小或置于几案”。《洞天清禄集》云：“怪石小而起峰，多有巖岫耸秀峰嶽嶽之状，可登几榻观玩，亦奇物也”。据《云林石谱》与《洞天清禄集》记录，许多赏石如松化石、衡州石、皴石、清溪石、邢石、英石、襄阳石、小巧的太湖石等皆多置于几案间。如王十朋诗云：“予家雁荡群峰峰峙，皆几案间物”。曾丰《余得石山二座》亦云：“二山流落初何在，新喜归吾几案间”。美妙的赏石为好静而宅的宋人带来几多欢欣慰藉，所谓“片石远山意，寸池沧海心”是也。

## 【以小观大】

手中玩物与自然山川相结合，所思甚远，这是宋人审美理想的折射。赏玩之中，那种从容潇洒又体察万物的心态，直指人心与本真。

奇石很早就纳入了人们的视野。据《尚书·禹贡》记载，泰山山谷中产怪石，并作为进贡禹王的珍品之一。稍后的《山海经》中还记录了百余处矿物奇石的产地。春秋时期孔子又将君子比德于玉，“言念君子，温其如玉”。后经魏晋之风的启迪，又受唐诗和禅境的深化，奇石既可以“以小观大”卧游山水，又能托情寄闲，广受历代文人喜爱。宋代赏石之风蓬勃发展，得之于文人雅士们的推波助澜。当时著名文人如范成大、叶梦得、陆游、杜绀、赵希鹄等都是藏石赏石名家。而苏轼、米芾则是中国赏石史上最个性昭彰、最富传奇色彩的大艺术家。

苏东坡玩石任性而投入，形诸文字，颇多趣事。在他的《前怪石供》中记述道，他将黄州江边用饼饵从孩童手中换来的美石置于家中赏玩，“温润如玉，红黄白色，其文如人指上螺，精明可爱”，“大者兼寸，小者如枣、栗、菱、茨”，“虽巧者以意绘画有不能及”。苏轼善于把手中玩物与天地万物及温暖的日常相结合，所思甚远，这也是宋人审美理想的折射，正如他自己的诗云：“我持此石归，袖中有东海”，这样的心怀，又浪漫又广阔。

东坡的藏石还有雪浪石、小有洞天石、沉香石、石芝等。他首创了以水供养纹理彩石的方法，并提出以盘供石，后世文人多效仿之。东坡还就奇石鉴赏发表了独特的见解，曰：“石文而丑，一丑字则

## 【素以为绚】

文人士大夫的心态，由唐人之外拓转为内省。宋代文人有了更多的精力和财力投入到文房雅玩之中，也成就了赏石文化的第一个全盛时期。由于宋代文人的完美主义与精致作风，赏石的喜好在朝野上下迅速风靡。他们既欣赏奇、美之佳石，也收藏怪、丑之顽石。无论是太湖石的瘦漏透皱，还是雨花石的温莹莹澈，都照单全收地进入审美视野。所谓“君子寓意于物，而不留意于物”，贵在不执意、不沉迷，在奇石上倾注自己的理想人格，发抒心志，一寄幽情。由于山水画的全面发展，在山水的具体画法上亦趋于全面，勾皴点染兼备。奇石形象渐渐从人物画或山水画的背景中脱离出来，成为画面主体或独立构成。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文人画家兼赏石名家还是苏轼与米芾。

苏轼将收藏的奇石边图绘边吟咏，如“雪浪石诗”“雪浪斋铭”“双石诗”“壶中九华诗”等。他似乎对雪浪石甚为偏爱，认为该石有孙知微的水洞奔涌图之貌，便将书房题名为“雪浪斋”。我们仍有幸看到他在定州所得的黑色雪浪石，乃在乾隆时被重新发现，置于定县众春园内的。而其独立的图像，早已刻入《素园石谱》。乾隆追慕东坡之风雅，命内阁学士张若霁绘成《雪浪石图》轴，画面知白守黑，姿态横生。乾隆亦欣然提笔：“雪从天上降，浪从海面生”，可见图绘形神俱佳，充分反映出宋画写实的特点。

苏轼本人留下的唯一绘画真迹也是关于石头的，即《枯木怪石》图卷。画面上枝干虬屈无端倪，石皴亦清奇盘曲状若蜗牛。全图以苍劲跌宕的墨笔出之，平淡中含有清高沉郁的韵致，正如其胸中盘郁也，不施丹青而略略形似。

运墨而五色具，也正是宋代美学崇尚的简素之美。《李师师外传》中有一段

描述颇为动人：“帝尝于宫中集宴眷等宴坐。韦妃私问曰：‘何物李家儿，陛下悦之如此？’帝曰：‘无他。但令尔等百人改艳妆，服玄素，令此娃杂处其中，迥然自别，其一种幽姿逸韵，要在色容之外耳。’”那一种由内而外的“幽姿逸韵”，相通于文人墨笔“素以为绚”的大美。子曰：“绘事后素。”不施粉黛而顾盼流美的神采颂简素之雅，顺万物之道。

在崇尚写实的宋代，东坡更提出观士人画如同阅天下马，取其意气而已，重要的是“得意忘味，始知至道之腴”，个性化的旗帜已然得到张扬，其高逸简率的笔墨形式亦直接开启了元风。文人画家道法自然，心之所向，由赏石藏石进而画石，笔意纵横，参乎造化，更在写实的表象之下，追求抽象之美、书法之趣与人文之思。

米芾的个性更加来得极致。他鄙视流行的程式，不屑于严谨刻板的绘画技法，喜欢不可复制性的东西，行为亦出人意表。“米癫拜石”的传闻轶事一直被后世津津乐道，据说他自己也画过《拜石图》，真迹早已不传，只留下倪瓒的题诗：“元章爱观复爱石，探瑰抉奇久为癖。石兄足拜自写图，乃知痴名不虚得。”后世画家感念其痴，绘制了大量的《米癫拜石图》。如上海博物馆藏吴伟的《人物图》卷中，就



宋赵信《文会图》局部



## 延伸阅读

# 宋人还有这些“宅”之风雅

从宋画的角度打开别开生面、活色生香的“风雅”宋朝，《风雅宋：看得见的大宋文明》就是一本这样的书。该书的作者、历史研究者吴钩精选了360多幅具有写实功能的宋代画作，描绘出一幅幅宋人起居饮食、焚香点茶等“风雅”生活图景。这些渗入日常的“风雅”，是社会文明形态发展到高水平时才会形成的文明表现，让人们看到宋代颇为前卫的一面和对后世绵延不绝的影响力。

李嵩的《花篮图》系列，即反映出高超的插花艺术与精致的审美情趣。那一件件插花作品是以竹篮为器皿、四季花草为配材来完成的，比如在《夏花篮图》中，夏天盛开的大朵蜀葵为主花，栀子花、石榴花、含笑、萱草为配花，衬绕于旁边，在《冬花篮图》中，带叶的大红山茶为主花，配上绿萼梅、白水仙、腊梅、瑞香等冬季花卉、绿叶，主次相从。在南宋刘松年的《山馆读书图》与《秋窗读书图》上，人们可以看到，读书人的案头放置着小巧的香炉。宋人除了读书时有焚香的习惯，闲居、烹茶、雅集、欣赏音乐、宴客时，都会烧一炉合香。烹茶、品茶，也是宋人的生活风尚。其中“点茶”颇为流行，先将

饼茶碾碎，置碗中待用，以釜烧水，煮沸初漾时即冲点入碗，这种烹茶方式对茶末质量、水质、火候、茶具都非常讲究。宋时出现的《撵茶图》《饮茶图》，就表现了宋人饮茶的生活。宋朝的艺术文化中，还蕴含着另一种独特却又与百姓大众息息相关的事物，那便是当时的美食，一个把品位与品味完美诠释和融合的艺术载体。这也是《宋宴》一书为人们徐徐展开的别致视角。该书作者徐铨、郑亚胜和卢冉根据《山家清供》《中馈录》等宋元典籍文献记载还原了75道宋朝美食，涉及热荤、素菜、冷盘、羹汤、粥面、糕饼、饮料、果子八类。蟹酿橙是一道常见于南宋杭州地区的中炊菜，将蟹肉填入挖空的橙子内部烹煮；将白梅泡出的汁液代替清水揉面，并把汤面片做成梅花形状，成了梅花汤饼；表面看上去上几朵莲蓬似的荷花点心，填充物却是蟹鱼肉……宋代喜欢用一种食材来模仿另外一种食材，充满趣味。这是宋人对诗意的追求落到饮食上的体现——几百年前，宋人已经用一种闲雅舒适的人文气息，把颇具烟火气的厨房变得诗意盎然。



宋刘松年《撵茶图》